

# 身份位阶下沉、社群认同吁求和多元情感缓释

——网络空间青年亚文化碎片观察

□陈航直

1994年4月20日,中国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从此开启互联网时代。20多年来,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具有相对架空感和间离感的网络空间发展出了颇具特色的青年亚文化,其风格和表现较之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发生了显著流变,与传统的文化秩序在冲突和共存间共同发展。

## 较低身份位阶作为一种保护机制

戴维·英格利斯在《文化与日常生活》中认为,各阶层惯习的特征来源于各阶层的社会条件,将由“本性”决定的日常行为归为文化现象的产物,社会等级被文化地镶嵌在身体中,并且部分地通过作为社会权力的身体的世俗行为,深刻地影响过每一个平常日子。其观点在皮埃尔·布尔迪厄基于社会阶层而定的身体技能观点上回收了一些,但依旧暗示社会条件对于惯习的重要引导。

前段时间,网上传播颇广的“成年人”的崩溃只需一瞬间”短视频引发诸多共鸣。对于青年群体来说,校园生活的印迹尚未完全消退,而在社会生活中需要直面来自工作、家庭等各方面较大的压力,同时处于事业起步期的青年在生活中处于相对较低的身份位阶,在现实面前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濒于崩溃的负面情绪。没有哪个人能够在极度不确定和不安感的心态下过好生活,对于单个个体来说,处于越大的人群,就越感到寂寞和孤立。面对众多境遇不同的他人,个体必须越来越退守到自身当中以便抵抗自身与他人社会条件的差距,就像鸵鸟、蜗牛一般,通过屏蔽一切来学会如何应对社会生活产生的诸多问题。在网络空间戏谑追求“躺平”、自嘲为“废柴”等,皆是通过自嘲行为将自己置于相对较低的一个身份位阶,以此获得片刻的缓解和宽慰,成为很多青年生活的常态。通过瞬间的宣泄和释放,即使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依然面临困境,至少在片刻得到了释放,而这种瞬间通过网络传播时,处于相同身份位阶的青年很容易产生身份认同和共情体验,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成为片刻逃离现实的“庇护所”,同时也成为情绪释放的理想空间。当自身的身份位阶与所面对的压力存在较大差距的时候,适当下沉身份位阶有利于自身的情感思想和实际情况相自治,成为心理防线的重要保护机制。

早些年在中国互联网上,杀马特群体是极具争议的存在,较之于被教化和规训后更为周正的群体,五颜六色的长发、稀奇古怪的配饰、夸张浓艳的妆容,不仅是审美上的另类,同时也是文化上的另类。路易·阿尔都塞在《论青年马克思》一文中指出:“为了认识一种思想的发展,必须在思想上同时了解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必须揭示出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即思想的总问题。”观察杀马特群体,并不能仅局限于其表征,而应放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城乡断裂的大环境中,作为杀马特的小镇青年,自出生之刻开始即被置于社会运作机制中,在社会中解决问题的通常方式的规制下,对其施以批判之外,我们更应看到五颜六色长发下的底色,他们在青春期中有着同样的迷茫、期待与躁动,只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在社会学家乔尔·查衣看来,社会不平等并不是社会苦难的唯一起因,但是它在解释这方面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些不平等源于社会模式自身,从而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内的一部分。社会模式通过多种方式教导并加强社会文化,使之成为一种很重要的保守力量,就像很多人从小被灌输“只要肯努力工作,就能爬到顶层”一样,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了教化,也接受了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但在教化相对缺失的小镇和乡村,当小镇青年遇到社会化存在缺口和网络空间,他们难得地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拒绝接受被给予的定位,成为个体情绪散发的重要窗口。尽管很多杀马特青年在长大后都接受了进厂打工等社会生活的规训,但在成长过程中却完成了风格化的文化表达。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对文本和实践的分析必须考虑到生产这些文本与实践的历史条件。有一些观点更是认为,还应考察相应的消费过程与接受情况的历史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建成,小镇和乡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现今网络上小镇青年的面貌和模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杀马特群体作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断片,应当在网络空间文化史上留下一个印记。

## 群体性狂欢与网络空间的身份互认

囿于社会公德的规训,除却“申奥成功”“中国男足打进世界杯”等重大议题,相对小众的议题在现实公共空间难以用呐喊和嘶吼等激烈方式进行情感表达,此前EDG夺冠粉丝上街头庆祝就引发了是否“扰民”的讨论,因而网络成为呐喊和嘶吼的理想空间,表情可以足够夸张,语法也无需规范,只要不触犯法律法规或违背道德即可以被允许。这种饱含国家民族荣誉感的狂欢,包括了朴素的爱国情感,也包括了青年亚文化因国家民族荣誉而进入主流语境的释放。

电子竞技一直以来都和“网瘾”等负面标签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在于沉迷游戏的案例和后果对社会大众观感上

的冲击,另一方面则关乎社会主流视角对边缘认知的失真。实际上,电子竞技和玩游戏具有极大的分野,电子竞技已经成为杭州亚运会竞赛项目,其竞技性质得到进一步确认。另一方面,此前有电竞俱乐部邀请游戏爱好者参加体验营,众多学员纷纷“中途退营”,也将其与玩游戏更加割裂开来。此次EDG夺冠,不仅引发粉丝狂欢,更被一些主流媒体所关注,或可以看作是社会生活所承认。在雅克·拉康看来,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处于“匮乏”的状况之中,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想方设法克服这一状况,都在孜孜不倦地找寻着“充盈”的瞬间。网络空间相对多元的价值为社会生活中被压抑的情感提供了释放的空间,缓解了社会生活中的自我焦虑、社交焦虑和社交压力,可以直接抛却身份而仅因一个简单单一的话题产生互动、形成认同,在片刻或短暂时间里产生“充盈”。(在即将正式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前,《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出创意互动产品《今天,发条微信一起点亮武汉》,用户点击海报图片,即可将武汉地标建筑图片由黑白变为彩色,实现“点亮武汉”的效果,成为刷屏热传的爆款融媒体产品。在重点节点将新闻传播与用户情感有效连接,使用户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实现了技术创新、内容传播和受众参与的高度统一,用户通过指尖点击的方式参与到中心议题,打破了现实时空的界限,从中获得了其时性在场性体验,形成了和武汉人民在一起的感受,释放了因疫情而压抑已久的感情。

豆瓣上有个创建于2019年2月的“考试失败垂头丧气互相安慰联合会”小组,其介绍中即有一句“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够努力,只是缺少一点考试运气”的暖心话语。在这里,有网民分享自己考试失败的经历求得安慰,也有网民诉说面对考试的焦虑,通过“树洞”形式的空间,更多给予了网民心理阴暗面表达的空间,给负面情绪制造了一个相对可控的“垃圾场”,给了网民将其丢弃的机会,并创造性地施以转化,兜住那些因为困境快要放弃自己的人。有观点认为,动物在面对应激反应时,不仅仅只是战斗、逃跑或是对应激产生衰竭反应,还可能彼此团结起来。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去喜欢他人或厌恶他人,在网络空间中亦是如此。当在社会生活或社会关系中遇到困难和差距,在网络空间进行“抱团”,在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体间缔结了关联,形成了有机团结的社区形式。人们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生活而产生不同的偏好,当遇到相同偏好或境遇的他人时,更容易产生良性的互动。在个体面对困境时,通过找寻相同境遇的个体,不仅有助于负面情绪产生一定缓解,同时有助于处于相同困境的人形成有共同利益的、有自我意识的群体组织,并在群体内部产生互助行为,加强内部成员之间的团结和统一。这种感受传导到个体身上,会产生正向的力量感,网络空间为寻找相同境遇个体、做好负面情绪转化提供了更大便利。

## 以含混溢出既定文化秩序

在传统社会视角中,人们会认为某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好”。诚然,各阶层惯习的特征来源于各阶层的社会条件,在皮埃尔·布尔迪厄看来,对“文化的”和“经济的”方面相对富有的人来说,更容易产生“闲适”“优雅”的观念,而更多面临生存的迫切问题的阶层来说,其惯习更多指涉“必需品的品位”,也就是基于“朴素实在”和“直截了当”。

我们应当渐渐认识到,这种观点有些过于激烈地将个体表现为既定阶层文化的纯粹产物,但尤其在当下网络空间,随着更多具有含混意义的文化产品创造出来,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在网上走红便是很好的例证。其最初的《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将社会生活中的片刻点滴以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化形式呈现出来,将“朴素实在”“直截了当”的内容以“闲适”“优雅”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难以区分高雅文化或是大众文化的样式,对既定文化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从传统观念来看,合唱属于艺术世界的范畴,一般由被定义为艺术家的人们围绕着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组织起来从事高雅文化创作,而接受文化活动的“聆听人”亦有一定艺术鉴赏水平。在保罗·迪马乔看来,在文化产业中所处位置不同的群体基于不同的原则对艺术进行等级划分。艺术家试图通过使用“专业等级”来控制自己和他人声望的发展,例如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想将作为艺术形式的高等文化小说与女性写的流行小说区别开来。但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既定的文化秩序中含有的为人规制的因素,在当下网络空间显得并不那么有力。一般来说,文化客体通常是自行其是的,有时其内容非常丰富但解读却很困难,但在网络空间,无论是享誉世界的大师,还是艺术院校的毕业生,都要接受网民基于自身条件和判断能力的审视,而由网络空间得到的评判、传播固然攸关于艺术水平的高低,也关于于网民的个体喜好。对于《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来说,无需对乐理知识、歌词创作谈出一二,只要一个简单的“好听”“有趣”就已经足够了。而对于合唱团的成员来说,原本人们对从事合唱工作人士“专业”地位的根深蒂固的期望也因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消解,成为对艺术世界高度专

业化的反叛。

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日常生活的社会世界——“生活世界”——已经被“体系”所遮蔽。约翰·霍尔、玛丽·尼兹在《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中对此进行了解读,认为这种变化的出现部分是因为社会生活的体系理性化过程侵入了生活世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通过科层化的政府体系,以及生产商品、服务和信息的企业体系组织起来,这一特征影响了环境、城市的特征、我们的食物、获得健康的方式以及治疗疾病的方法等。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的领域已经日益被外在的“体系”所组织,技术、社会力量等规定形成了一个对文化秩序的规定。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等的出现,与既定的意义和事物的体系相区隔,出现了并不带有强烈权力意味的难以称之为秩序的文化现象,去除了传统高雅文化世界中包含的特定展示场所、文化监控人、聆听人等,更重要的是,借此高雅和通俗已经产生了文化的混淆,或者说边界与以往相比显得更加交错。

## 于茫茫大漠中另造巴别塔

相较因社会生活中关乎金钱、权力、地位等现实因素和关系形成的文化秩序,在网络空间中,即使难以确定是否创设了一种新的文化样式,但至少和传统文化样式有明显的分野,可以说是在一个全新的领域有所创建,亦可以看作是文化的勃发。

在哔哩哔哩、AcFun等视频网站风靡一时的“鬼畜”视频即是其中的显著代表。其诞生之初,更多的是以对“严肃”的“嘲弄”而出现,和原有文本有着较强的关联,随着这种样式的发展,很多生产者开始以自身的文化立场对素材进行拼接,摆脱了原有文本的意义,成为全新的文化创作。“鬼畜”视频以解码的形式出现,又蕴含着编码的过程。视频制作者通过解码的方式将“正统”文化下的语言概念和社会理念进行解构,而外在夸张的效果背后,是青年对文化秩序的思考和自身价值观的表达。正如迪克·赫伯迪格认为的,其亚文化风格是作为噪音的美学,是由编码者与解码者的社会差异或文化差异所引起的,而发源则是由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阶级差异催生的。话语的生产与传递既可以强化权力,也可以破坏并揭露权力,“鬼畜”视频出现之初,更明显的是作为噪音的美学而传播。对于作为噪音的美学的草根文化,其思考、理解、评价的方式和高雅文化一样都具有“创造性”,一样具有“艺术美感”。尽管“鬼畜”视频取材于传统的影视作品或新闻报道,但通过生产者的剪辑,绝大多数都已经完全无法表达其素材的本来意义,而是成为生产者表达其自身意义的鲜明载体。

和“鬼畜”视频相仿,表情包作为网络聊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却聊天时是不同于文字的表现形式,表达了情感、情绪与态度外,表情包的生产、使用都是解码和编码的过程。表情包的生产许多取材自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新闻报道等的场景和人物,但对图像的原意进行了消解,根据生产者自身的表意需求重新进行编码,将自己的意义嵌套在原有的图像上,形成了杂糅的作品,这个意义有时甚至与图像的原意截然相反。“梗”是蕴含于表情包中的密码,也是“正确”进行解码的必要条件。能否“正确”理解表情包的内涵,也就是“梗”,是网络空间中能否互认的重要标准,仅仅凭借表情包的使用和交换,就能够确认是否是“自己人”,并由此产生群体认同,这能够给予友谊和一定的安全感。对表情包的理解,一般能够较为容易地穷尽其意义,也较少涉及到由于使用社会性的理解和欣赏的符号、惯例和审美观而具有的文化意义。表情包是明显的通过网络这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统一认知进行反抗以展现真实的自己,宣称我就是我,而不是所做的工作或是扮演的角色。尽管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但在网络空间中却是意义的生产者。通过风格方式的意义生产,对生产者个性产生了拯救,成为自我表达的重要工具。而通过表情包的使用,激发和解放了诸多个体的个体意识,使受众也充盈了“我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感觉,用现代性术语概括就是“个性”。

诚然,在更高标准审视下,网络空间青年亚文化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我们在看到其缺点时,应充分考虑到其表征背后青年群体的成长环境、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等因素。正如格奥尔格·齐美尔所说,即使是最为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同时,其中透露出的爱国、向上、拼搏等正向价值不可忽视,若加以合理的正向引导,将可为引领青年个人成长成才、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可行路径。



# 通俗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读五卷本《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

□王佳佳

先生逝世,由张蕾、黄诚两位学者接续下来,共同完成。该卷着重评估百年来中国通俗文学中的社情、舆情和民情,论述了鸦片战争、晚清社会、辛亥“武昌起义”、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五四”青年爱国运动、抗日战争等社会事件在通俗文学中的表现,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史料。因此,百余年来中国通俗文学史,不仅是传统文学的延伸与发展,而且还是这一时期难得的社会历史画卷。

第三卷《市场运作与阅读调查卷》,由石娟主编。她采用传播学、社会学、统计学、文献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从通俗文学的生产和阅读两个方面考察了这百余年来文学生产与消费机制对于文本生存的影响。该卷上编选取了十个典型案例,比如《江湖奇侠传》热”“啼笑因缘”热”、金庸小说热、《故事会》读者群、《今古传奇·武侠版》“郭敬明现象”等,具体分析了通俗

文学的热点话题,以期由一斑而窥全豹。下编则是阅读调查材料分析,包括2014—2018年武侠小说阅读关键词、2014—2018年科幻小说阅读关键词、2014—2016年网络小说的文本特征及经典化路径、2016年香港大学生网络小说阅读调查及理论分析等。通过对调查材料的分析与归纳,具体感性地带取通俗文学读者的真实心理与价值维度。这无疑是第一手的田野调查成果。

第四卷《网络文学卷》,由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网络文学发展的马季撰写。他将我国网络文学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998—2002年为非商业化时期,其特点是全民写作;2003—2009年为产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特点是类型化;2010—2014年为移动端阅读时期,主要特点是流量化;2015年进入自媒体时代,具体表现为IP化和海外传播。该卷从网络文学的创作实际出发,详细阐述了网络文学成长过程中的核心价值趋向和不同

(上接第1版)

梦想召唤 不懈奋斗——

## 广大青年在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2022年4月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二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青春气息。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亲切会见受表彰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集体代表、突出贡献个人和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看到国家短道速滑队运动员武大靖,习近平总书记微笑着说:“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8年前,2014年索契冬奥会。”

“是的,总书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关心和鼓励。”武大靖激动地回答。

“人生能有几回搏,拼搏是值得的。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冬奥开幕前夕,总书记这样鼓励武大靖和他的队友们。

同小球员撞肩,祝女排队员凯旋,给冬奥健儿回信……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支持下,中国青年在体育竞技场上拼搏奋进。

决胜,岂止在赛场。青春,昂扬在海天。

2021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同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亲切通话。当时,为这场“天地对话”保驾护航的航天科技人员许多是80后、90后,让人们看到了青年一代的蓬勃力量。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想起这一细节:“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三四十岁,但都是重要岗位的担当者。”

“量子”“天问”“嫦娥”,这些寄托着民族复兴梦想的事业中,处处可见青年科技人才的身影——北斗卫星团队核心人员平均年龄36岁,量子科学团队平均年龄35岁,中国天眼FAST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30岁……

“我们要用欣赏和赞许的眼光看待青年的创新创造,积极支持他们在人生出彩、为青年取得的成就和成绩点赞、喝彩”。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鼓励下,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豪情满怀,经得起风雨、受得住磨砺、扛得住摔打,成为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亮丽风景。

2021年7月21日,正在西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芝市嘎拉村。

在村便民服务中心,90后大学生村官黄海芬见到总书记,激动得心怦怦跳。这名潮汕女孩在广东上大学毕业后,放弃白领工作,怀揣梦想奔赴雪域高原。

“将来留在这里吗?”习近平总书记问。

“留下!安家啦,爱人在隔壁村,也是一起来西藏的。”黄海芬腼腆地笑了。

“从沿海到高原,这里需要人啊,你在这边好好干。”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她。

殷殷话语,如春风拂过心田。黄海芬努力点头,眼里含着幸福的泪花。

从脱贫攻坚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热土,无数青年挺身而出,将个人奋斗的“小目标”融入党和国家“大蓝图”,把汗水挥洒在祖国大地上,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

祖国西北,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一望无际。

每天上午10点,90后杨兴准时来到采油作业区。他打开记录本,紧盯机器,“磕头机”有节奏地上下摆动,“吱吱呀呀”,宛如青春之歌的韵脚。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2020年,杨兴和110多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毅然选择奔赴新疆基层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给他们回信,支持同学们的人生选择,并勉励他们“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言简意深,纸短情长。中国有梦,青春无悔。

“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仁心仁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等都收到总书记这样嘱托殷殷的回信。

广大青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把边疆和基层作为最好的课堂,在磨砺中见风雨、长才干、壮筋骨,书写着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青春篇章。

“让广大青年都能充分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2019年在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希望工程,强调进入新时代,共青团要把希望工程这项事业办得更好,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播种新希望。

党旗所指,团旗所向;党有号召,团有行动。

“广泛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为共青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找准工作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指明方向。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推选活动……围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青团广泛选树优秀青年典型,用榜样力量激励青年奋发成才;“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围绕创新创业,在共青团搭台助力下,广大青年在强国之路上尽显青春风采;在抗疫一线组织青年突击队,在脱贫攻坚战场发挥生力军作用……广大青年在新时代的广袤天地贡献智慧力量。

“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2021年7月1日,党的生日,青春飞扬。

回溯百年,南湖之畔,风雨如磐,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于一叶红船中开启引领中国的世纪远航。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如今,红旗漫卷、征途如虹,在被装点成“巍巍巨轮”的天安门广场,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赢得未来的时代强音——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记者 朱基钗、黄玥、董博婷、张研)

阶段的变化,并指出了网络文学与传统通俗文学之间的深层联系。作者认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当今的网络文学作者汲取与反思。

第五卷《大事记卷》,由青年学者黄诚承担。作者广泛搜罗资料,详加考订,自1892年2月28日韩邦庆在《海上奇书》上连载《海上花列传》始,至2018年12月底,共一百余年的跨度。举凡这期间中国近、现、当代通俗文学方面的重要作家生平、重要作品出版、社团流派生成脉络、文学事件、重要报纸杂志、重要出版机构、主要研究著述等相关情况,均以编年史的方式全面呈现。这是一部相当详尽的“百年通俗文学大事记”,很多史料第一次得到披露,是难得的资料整理成果。

全书五卷,共300余万字。它在已有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拓展,不仅将以前很少有学者关注的当代通俗文学纳入考察范围,而且还对台湾、香港的情情小说、武侠小说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同时,对于时下流行的网络文学也给予了充分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说,“这套丛书是实践范伯群教授关于现代文学‘多元共生’的新体系的第一步,也将是我们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起点。”它的出版,显然是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收获。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